

臺北縣補助偏遠英語教師短期出國進修考察報告

新加坡英語教學現況對台灣英語教學之啓示

饒策群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兒童英語教育研究所研究生

臺北縣新店市直潭國小英語教師

david_rau@yahoo.com.tw

感謝台北縣教育局在提供機會給偏遠地區英語教師利用暑假期間出國進修，尤其在這個經濟平淡、預算緊縮的時期實屬不易，但是對筆者而言，出國體驗真實的英語環境，比較他國語言教育的方式，一直是存在心中的夢想。在考量經費、時間等因素之下，筆者選擇以英語為第一語言的新加坡為此行的目的地。在當地除參加 YMCA 的短期語文課程之外，並利用時間蒐集該國的語文教育方法。雖然新加坡人之英語以融合華語、馬來語、印度語的「新加坡式英語」(Singlish) 著稱，但筆者相信其語言教育方式與政策對現今重視英語、口說國台語、提倡客語、尊重原住民語的台灣社會還是有參考的價值。

在 2005 年 6 月間筆者曾來到新加坡參與一項亞洲地區字彙方面的學術研討會(簡稱 ASIALEX 2005)，雖然當時主要目的參與會議與發表論文，所以僅走馬看花式地短短待了三天，但是其幾乎每個國民都能說一口流利英語的景象實在令筆者感到印象深刻，在亞洲地區似乎只有香港一地可與之比擬。台灣自九十學年度開始正式在國小五、六年級實施英語教學，而九十四學年度後更將其向下延伸至三年級開始實施，目標就是藉以提升全體國民英語的水準，期待台灣在國際社會中能夠與世界接軌，更盼望營造建立亞太營運中心的有利條件，在此前提之下，國家主事者及家長對未來主人翁英語素養的期待自然不在話下在。如果優異的英語能力是達成上述目標之必要手段的話，在筆者實際教學的過程中，卻發現幾個影響學生英語學習成效的重要議題，如：學生學習的動機、英語環境的建置、英語課程教學的時數、英語授課教師的供需等項目。如果想要嘗試釐清上述的議題，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似乎正可以在台灣四周地區找到一些答案，雖然外來的和尚不一定比較會唸經，但是新加坡在華人地區英語教育的成果卻是無庸置疑。筆者藉由舊地重遊在新加坡近兩週的學習與觀察，以下就來討論台灣目前國小英語教育實施時所遭遇的相關議題。

一、學生學習的動機

新加坡學生學習英語的動機遠較台灣學生強烈，主要是新加坡當局將英語界定為第一官方語言。但由於新加坡是一個多種族(依人口多寡依序為華人 77%、馬來人 14%、印度人 7.6% 及其他種族 1.4%) 與多文化共存的國家，因此選擇一種共通使用、又能促進種族和諧的語言實有其必要。因此，在考量其英國殖民時代的背景，以及種族間的公平與溝通，更重要的是限於國土狹小、依賴國際貿易為生存命脈的前提下，新加坡沒有選擇潛在使用人口最多的華語作為國語，反而選擇英語為其第一官方語言，其他三種主要語言則皆歸類為第二語言(當地視為學生的母語)。既然英語貴為第一語言，自然而然從國小開始學生接受的就是以全英語授課的模式，而其教育有所謂分流的制度(小四開始即將學生分成 EM1 (English and Mother tongue 1st degree)、EM2、EM3 及 ME3 等類別)，只有英語、母語及數學成績優良的學生才能持續向上接受著英式的教育。其實，

對於在亞洲薪資所得排行僅次於日本的新加坡而言，優異的英語能力代表的是一張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獲得理想工作的通行證。因此，在一項調查報告中竟出現學生對於考試成績不理想的傷心程度竟高於親人過世的奇特現象。

相對而言，台灣政府最近展現強烈的企圖心，宣示計畫在數年內將英語提升為第二官方語言。這種作法在觀念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由於環境與時機的不成熟，有可能宣示的意義將大於實際的效果。以筆者在新加坡觀察所得，當地的官員的發言、新聞媒體的製作、公車站牌與捷運的標示等幾乎皆以英文為主，看不懂英文可能寸步難行（但是用國語還是可以與華人溝通）。相較於在台灣的社會，若只會國語、不懂英語在生活上仍然是暢行無阻，在社會上的地位並不會因為擁有優異的英語能力而特別的提高，甚至行行出狀元，常在媒體前出現的成功人士，如政府要員、商業鉅子等潛在典範也未必英語說寫流利，學生學習的動機自然不高。筆者在學校常被學生問到：「老師，我為什麼要學英文？」筆者認為對小學生無法對其講述種種道理，通常只回答：「是為了老師口袋裡的糖果呀！」這雖然只是玩笑話，但隨著國際化腳步的來臨，英語能力的培養確實應被重視，只是這腳步來的不如大家預期的快速，學生在生活中自然無法感受使用英語的急迫性，通常承受的只是來自父母與師長的殷切期望。其實，學生學習的動機最好是建立在需要之上，因此，如何使學生對英語產生使用上的需求值得相關人士來深思。

二、英語環境的建置

在語言學習的過程中，周遭的語境或學習的環境或對學習者學習的成效相當的重要，當然我們也可以說過去的人學英文並沒有英語的環境，而且依然有人能達到英語說寫流利的程度。但是我們要瞭解的是，這群人代表的是社會的菁英階層，同時它們接受的教育方式是填鴨式的教法，並不符合現今教育當局所堅持之「愛的教育」與所期待之「國民普及的英語能力」。因此，為了達到讓學生主動想學習英語的目的，其語用環境的建置似乎有其必要。以新加坡而言，筆者相信該國 191 所小學校園或教室內並無所謂的英語情境佈置，因為其實在校園外的各個角落早已佈滿英文的資源與標示。例如筆者瀏覽其坊間三所大、小型書局，發現書架上幾乎都是英語圖書，範圍則涵蓋各項領域。反觀台灣僅有誠品、敦煌等書局進口少量暢銷的英語圖書，因此在社會環境上尚無法達成英語環境建置的台灣，目前較佳的權宜之計只有在圍牆內的 2688 所小學校園構築起使用英語的環境。在靜態方面，譬如教室內英語情境佈置，校園建築、設施及樓梯間等地點設置英語標示或生活用語；至於動態方面，在教室裡有心的級任教師會採用英語教室用語或通關密語等協助學生接觸英語，在教室外則會舉辦校內、外的英語活動，如英語歌謠、戲劇、朗讀及字彙競賽或表演等。此類動、靜態的佈置與活動，在台灣社會目前欠缺英語使用環境的狀況下確實能增進部分學生的學習興趣，但是不可諱言的，在筆者擔任英語科輔導員與一線英語教師的座談當中，最常接收到的訊息就是活動頻繁導致心有餘而力不足，而且正課的進度容易受到影響，經反映後教育主管單位似乎也能體察此一狀況，而採分階段、循序漸進的方式辦理相關活動。

其實，學校只是社會的一環，而學校內環境所代表的意義也僅是社會大環境的小縮影。今日我們想要在國小建置英語學習的情境，其原始的想法不外是讓教育跑在環境之前，進而帶動社會風氣的改變。創造風潮並不容易，僅僅在後追趕亦非教育人應有的心態，期待教育與社會互相良性的影響，英語環境的建置應該是水到渠成的。

三、英語課程教學的時數

前段筆者曾談到英語教師在教學上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情形，此狀況雖然已因校內、外競賽或表演活動的減少而有所改進，但是英語課程教學時數過多與不足的問題依然為兩大影響教學成果的因素。過多的部分在於英語教師每週 22 至 24 節的授課節數，不足

之處則在於每個班級每週僅兩節課、80 分鐘的學習時數。在英語教師每週授課節數方面，或許有人質疑學校每位科任教師都是相同的授課節數，為何唯獨英語教師會負擔過重？其實根本的因素在於現今的英語教學是被家長及學校以放大鏡來觀察與重視的。我們都知道在學習課程上通常被主觀的分為主科與副科，主科諸如國語、英文、數學、自然等，這些科目受重視的程度可由家長的關心與坊間補習班的強調得知，因為這些科目在未來各項升學考試中通常佔據較高的加分權值。副科則包括社會、綜合、音樂、美勞、健體等科目，在教學成果上師長通常只要求適性發展即可。在配課上，一般級任教師教導國語、數學主科，其餘時數則搭配其他副科；其他科任教師，如音樂教師等多以教授專業科目為主、其他副科為輔；唯有英語教師面臨因課程向下延伸所導致師資不足的狀況，大多必須全部以教授英語主科為主，若再搭配定期教師自發性的補救教學與其他不定期性的英語活動，自然而然容易產生力不從心的現象。雖然台北縣教育當局曾授權學校可自行酌量減少英語教師的授課時數，但是為了校園內的和諧，以及避免其他教師異樣的眼光，大部分英語教師對於減課之事均敬謝不敏。

撇開教師授課時數不談，那麼學生在學習的時數上是否充足呢？若就新加坡小學階段授課科目而言，其側重英文、母語與數學三科的趨勢十分明顯，因為此三科上課節數比例就佔用了 80%，依次為 33%、27%與 20%，剩下少數的 20%則分配給音樂、體育、美勞等科目。直觀而言，新加坡的母語教學應該與台灣的英語教學屬於同等級的科目，都是屬於第二語言學習的範疇，但是兩者的教學時數比例卻存在極大的差異。若以台灣小學三年級每週上課 29 節來計算，每週兩節的英文課僅佔教學時數 6.7%的比例，而且學生還要接受額外的鄉土語言教育（閩南語、客語或原住民語），因此產生同時學習三種語言，各科學習時數卻又不足的弔詭現象。

專精還是廣泛在教育上似乎是長久以來爭論的焦點，各國的不同教育哲學與目標其實會引導出不同的教育作法與成效。新加坡的教育目標明確強調提升國際的競爭力與維護種族間的和諧，因此英語是達成目標的必要手段之一。台灣九年一貫課程的教育目標主要在於培養學生能統整事物、帶得走、並能解決問題的能力，英語似乎不是完成此教育目標的必要條件，因為也許一台掌上翻譯機就能解決許多本地目前英語使用上的許多問題。例如日本國民普遍英語能力不高，政府亦未積極推動英語教學（由該國教育當局尚未將英語列為國小正式科目可見一般），但由於其語言翻譯事業與技術的發達，人民依然可以透過優質的翻譯書籍取得國外的一手資訊。在此模式運作下，日本在經濟與科技上的發展亦成為亞洲之冠。可見只要是有遠見的、事先規劃的教育政策與其配套措施皆有可能達成國家預定發展的目標。

四、英語授課教師的供需

前述提及本地在九十四學年度後更英語教學向下延伸至三年級開始實施，短期內英語教師供需不足與城鄉失調的狀況可能更將雪上加霜。那麼鄰近國家的作法又是如何呢？新加坡由於以英語為第一語言，就好像我們的國語師資一樣，在其英語師資的遴聘上並沒有多大問題，反倒是日本與韓國的作法值得我們來研究與參考。日本與韓國和台灣一樣存在英語師資不足的問題，但因應問題的方式卻不一而足，日、韓共同之處是持續培訓級任教師的英語運用與教學能力，使其能負起英語教學的責任，當然英語科任教師來負責教學的情形也是存在的，另外兩國皆引進外籍教師來促進英語教學的成效。日、韓不同之處在於對外籍教師引進的作法與觀念。1987 年起日本 JET (Japan Exchange and Teaching) 方案是為了消化貿易逆差、幫助外語教學以及促進外國人士對日本的瞭解等目的而進行的，因此引進的外師人數眾多（2001 年約 6190 人）且約滿不能重複錄用。韓國自 1996 年起的 EPIC (English Program in Korea) 計畫之目的較為單純，就是為了增進英語教學上的學習成效而設立的。但是其引進外師人數較少（1998 年約 600

人)，原因是在於處於經濟不景氣的前提下，政府選擇大量投資在本國英語教師的在職進修及素質提升上，而非引進更多高薪、續約率低、需重新訓練及輔導的外籍英語教師。

除新竹市已有外籍教師從事英語教學的經驗之外，教育部正著手推動近年來最大規模的英語外師引進計畫，台北縣自 2003 年起即有少數的配額，身為英語教師應甚為感謝教育當局對於解決英語教師師資不足問題所進行的一切努力，但是外師引進後的相關配套措施、合約規章的執行、教育訓練的安排、教學成效的評估、或是該持續引進外師還是該加強本國英語教師的素質提升等議題，都可能要從實際的過程中來學習與摸索。

五、結論

在新加坡短短的兩週時間適逢其國慶典禮，除了一般民間的慶祝活動之外，重頭戲是國防部隊的行進與武力展示，如此情景令筆者回想當年也曾是在凱達格蘭大道參與國慶閱兵的一份子，這種通常存在於極權國家宣示國力的浪漫儀式在台灣已不復見，也說明了本地人民意識的抬頭與崛起。新加坡不贊成共產主義的體制，也不是獨裁專制的國家，但是由於身處東南亞複雜的地理區域，為了自身的安全與國家的發展，不得不強調堅強的國防與人民的紀律。在教育政策上也是如此，英語為先，母語並重的語言策略竟然改變了新加坡華人說話的習慣與能力，相信這是在本土意識高漲、個人自由擴張、國家定位模糊的台灣人難以想像與模仿的。如果真的想要借重新加坡發展國民英語能力的經驗，筆者認為可藉由小規模的公立實驗學校先著手，在適當的師資配置下，從嘗試與錯誤中吸取豐富的經驗，之後再讓有興趣、有能力的學校逐漸加入實驗的行列，筆者相信窒礙難行的模式將會自然淘汰，如果是適合台灣學生的英語教學模式則良好的口碑與家長的力量也自然會讓其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最後要再次感謝相關單位提供這次難得進修的機會，方能讓筆者收穫滿囊、視野開闊，期待下次有機會能到其他國家吸取更多更豐富英語教學的相關經驗，也盼望能對台北縣的英語教育盡個人的綿薄之力。